

二姐

◎陆遥

我和家人驱车直奔百里外的二姐家,为她庆祝70岁生日。

我是兄弟姐妹4个中的老么,哥哥姐姐都十分疼爱我,二姐尤其如此。

父亲早逝,羸弱的母亲在生产队努力挣工分,苦苦支撑着这个家的同时,又带着我的姐姐哥哥常年搞副业,做芦花靴补贴家用。

二姐得和哥哥各骑着一辆“吱吱嘎嘎”的破自行车,外出数十里,去拔茅草和割芦花。夕阳西下的时候,精疲力竭、饥肠辘辘的二人拖着沉甸甸的茅草或一捆捆芦花回到家里。那时我小,晚上还要大人陪着睡觉。二姐常常放下做芦花靴的活,边给我讲故事,边哄着我入睡。大冬天清晨,滴水成冰,去镇上卖完芦花靴的她总是买上一个热包子用毛巾捂着,带回家给我吃,而她自己只喝一碗麦粝粥填下肚子。

二姐天生丽质、勤劳贤惠,上门说媒的很多,最后她嫁到了黄海之滨的国营单位——如东棉场。姐夫每月18元的工资对我们来讲已是不敢想的高收入。当时,棉场里实行的是吃食堂,每月自己买饭票,几乎没有积余。但以为姐姐过上了天堂日子的我和哥哥,每隔上一两个月,便骑自行车,赶百把里去她家蹭饭。每次热情的姐夫总是将我们带到食堂,鱼肉荤腥,让我们大饱口福。殊不知,往往因我们去,花掉了饭票,他们夫妻二人得挨饿几天。这是我后来才听到母亲说的。

经历种种变化后,勤劳聪慧、积极上进的二姐,被推荐上了市医大,毕业后,成了农场里的一名医生。夫妻同心,其利断金。随着生活条件的一天天好转,姐夫买了一条渔船,雇人下海捕捞作业。就在全家憧憬着美好的生活时,一场灾难从天而降。姐夫的两名雇工晚上偷偷驾船出海捕捞,命丧大海。尽管事后有关部门经过调查,确认这起海难和姐夫无关,但姐姐姐夫还是倾囊安抚死者家属,欠了一屁股的债。

为了摆脱困境,姐夫承包了农场里的10多亩农田,开展规模种植。在医院上班的二姐下班后,帮着姐夫一起种地。日子又一天天好了起来,他们还清欠债又盖起了新楼。10多年前,姐夫、姐姐相继退休,每月能领到三四千元退休金的他们,还帮着种田大户的侄儿劳动。

但二姐夫大病后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,二姐全天候当起了保姆,把他养得白白胖胖,而她自己则仿佛比实际年龄苍老了10岁……二姐的言传身教,潜移默化着外甥女。她常常从南通抽空回家看望父母,帮他们干这干那。去年,孝顺的外甥女婿更是从南通辞职,到二姐家附近的单位上班,吃住在岳父母家,担起了照顾二老的重任。

目的地到了,姐姐姐夫早已在场上等着我们。望着身材消瘦、面容憔悴、白发苍苍的二姐,“姐弟如同波与藤,抛波弃藤寸难行”这两句话闪现在我的心头。

提醒你回家

◎刘志杰

莫言笔下的腊八粥,是七样适合熬粥的粮食加上不可或缺的大枣煮成的。我在农村长大,“瓜菜半年粮”的时代,能填饱肚皮的日子都屈指可数,但是每逢腊八节,父母却总能想方设法让我们吃上香糯可口的腊八粥。

每年的腊月初八这天,父母都会起得特别早,母亲将红小豆、花生、小米等食材倒入锅中,这些食材是她头天晚上就洗净泡好的,加入适量清水后,父亲马上将柴草点燃。这锅粥寄托着全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因为据说“谁家烟囱先冒烟,谁家粮食堆成山”,为此,我们那的人家大都会争抢着早点将粥做好。

那时家里砌的是八印锅的大灶,父亲边拉风箱边添柴草,一段时间后,一缕诱人的香味就伴着风箱声而来,勾得我们馋涎欲滴。于是,不等父母催促,我和姐姐顾不上棉裤棉袄的凉意,争先恐后地穿衣起来,并擦好桌子摆好碗筷,只等着打牙祭。

粥做好了,父亲赶紧给我们每人盛上一大碗。我一把端起碗,但是因为粥太烫无法大口吃,只能沿着碗边试探着轻轻啜吸,发出“滋滋”声。母亲慈爱地看着,一再叮嘱“慢点吃”!母亲甚至弄来了糖精,在粥里加了一点。在那个时候糖精就意味着绝美的滋味,我还记得每喝一口都有股别致的香甜在唇齿间萦绕。

说起来很不雅,但当时的确是这么做的——吃完后,我又将盛粥的碗舔了一遍,碗上干干净净了才放下。此时已暖意盈身,走在上学的路上也不觉得冷。路上能闻到许多人家向外飘出的腊八粥香味,似乎整个村子都浸润进温情笼罩的人间烟火。

我曾经问父亲:“为什么腊八节一定要喝粥呢?”父亲的解答我一直记得:“过了腊八就是年呀,喝腊八

粥就是为了提醒在外面的人,要记得快点回家,和家人团圆。”

儿时的我对这句话的体会并不真切,多年后在外打拼时,我曾有两次不能回家过年,看着别人拉家带口地置办年货、听着辞旧迎新时的鞭炮齐鸣,心里就跟猫在抓似的,那种想家的感觉特别强烈。后来,只要条件允许,再忙再累我也会赶在年前回家去,就算多花些钱也无怨无悔。守在父母身边看着全家老小、一大家子人围着炉火有说有笑,寒冬腊月里最美的光阴不过如此。

如今,我已在城里安了家,生活安稳,腊八节煮腊八粥消遣的意味更重一些。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,我想等自己老了后,也会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做腊八粥,我还会告诉第三代:喝一碗腊八粥,将过去一年的酸甜苦辣全都释怀。无论身在何处,家人总会记你冷暖、念你苦乐,为你立黄昏、问你粥可温。回家吧,亲人那份牵挂与希冀,永远都是勇敢向前的动力。



腊八出生的猴子

◎天潼

我造成负面心理暗示,感觉自己特别不顺,比如,常常出门大晴天,走到半路就下起大雨;而回家不一會兒,雨就停了。

直到几年前,平常极少与我闲聊的父亲,某日忽然聊兴大发,说起了我小时候的许多事。他说我出生那天,艳阳高照。下午三点多钟,他正在家里和几个朋友吹牛,邻居马阿姨敲门来报喜,说医院传来消息,我妈又生了个儿子……

与母亲日常表现出的糊涂相反,父亲一贯记性极好,可信度高得多。根据他提供的时间点,重新用多种方法推算推算,结果大不一样。奇妙的是新的命理“解说词”听起来竟然和我也很契合。想来想去于是明白了:江湖算命的也好、网络所谓命理推算也好,说辞其实都是结合了心理学、统计学和算法,属于“均码”。并且措辞巧妙、语境极广,不管安给谁,似乎至少都能对得上的一部分,将“似是而非”“模棱两可”发挥到了极致。

可能因为父母是城市人,他们对农历十分陌生,都弄不清自己的农历生日,更别说我们的。母亲记性还不好,儿子具体出生时间都会记错,好些年前曾告诉我,我是深夜出生的。

妻子老家在国家中部的一个县城,“楚人好巫”对那儿民俗影响很大。虽然她是80后,却喜欢算命,当年还在恋爱阶段,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找人算,算出来命苦;后来有了网络,又用洋算命那套算了算,依然属于“苦菜花”。

“你属猴,生于腊月深夜。那正是猴子饥寒交迫的时候,你能不命苦吗?”妻子如此解读算命结果。后来又发现漏了一个重要细节:我出生那天是当年的腊八节。她认为:腊八节是释迦牟尼成佛日,参考一下唐僧取经就能合理推断,佛祖成佛肯定经历千辛万苦,那天出生,恐怕隐喻就是要吃不少苦头的。

妻子这番解读、推理一度给

“改命”之后,再去解读我的生日,结论如下:虽是腊月天,出生时却暖阳高照,我并不是冬日深夜冻饿交加的“猴子”;腊八节当天,寺庙往往会施腊八粥,如今更是有许多机构、组织会举办类似活动,腊八那天在全年中可能是最饿不着的日子。

重新解读以后,负面心理暗示就不存在了。我再想想,虽然有许多不顺,后来也不是都平安过来了吗?如此一想,顿觉身心舒畅。

其实同一天同一刻出生的人,一生命运都会大不一样,所以那些土洋算命法,只能作为娱乐。不过即便是负面心理暗示,也会有一些积极意义。比如,我就因此从不期待有什么好运,做人做事小心谨慎,不存侥幸心理。无论正面还是负面暗示,只要正确对待,都能产生出积极效果,就看自己怎么去做。

渐渐步入老年,如今我喜欢过农历生日了。到了腊八节,看到那么多人在喝腊八粥,仿佛数以亿计的人在为我庆生。出生于这天,挺好。